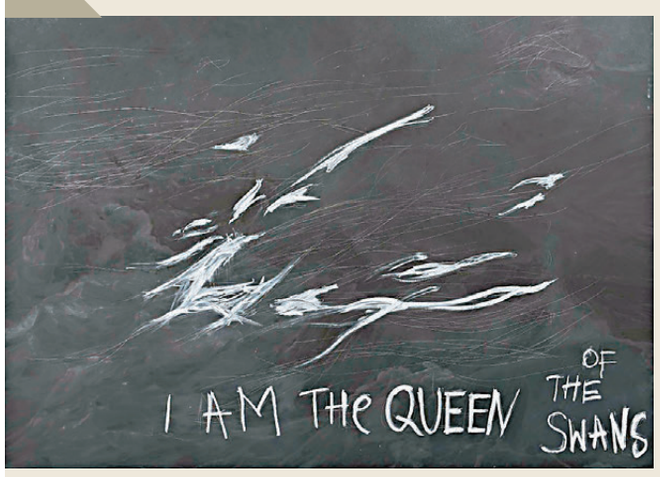
芭蕾與多元媒介織就多重感官空間

安妮·伊姆霍夫亞洲首展「天鵝社」登陸大館



●《天鵝之后》（2026），油彩布本，250 × 320 厘米。© Anne Imhof 。由雲遜及卡拉迪亞·羅斯·迪哥堤斯（米蘭）惠允。


●「安妮·伊姆霍夫：天鵝社」三樓主展廳，2026，現場實景。

大館賽馬會藝方三樓，此時像一個等待演員粉墨登場的舞台，楓木地膠鋪滿地面，圍欄圈出界線，儲物櫃半開着，墜毀的巨型熒幕無聲倒數……大館賽馬會藝方三層展廳及F倉展廳中，德國藝術家安妮·伊姆霍夫（Anne Imhof）的亞洲首場大型個展「安妮·伊姆霍夫：天鵝社」現正舉行，這位2017年威尼斯雙年展金獅獎得主專為大館打造全新委約作品，以場地特別構思的藝術品為焦點，結合她編舞的芭蕾舞表演及原創音樂，將跨媒介作品與雕塑元素並置，為觀眾帶來一場充滿懸念的藝術表演，讓裝置、雕塑、音樂和空間在互動中演繹出藝術家的芭蕾狂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圖：主辦方提供


●安妮·伊姆霍夫《天鵝社》，2026，現場表演，偕香港芭蕾舞團舞者。


●「安妮·伊姆霍夫：天鵝社」一樓小展廳，2026。

對於伊姆霍夫而言，《天鵝社》是一個隱喻，「我將之作為展覽和演出的骨幹。」今次展出的悉數作品，皆為她特別為大館展場創作的委約之作，其中涵蓋繪畫、青銅雕塑、裝置、錄像等多元媒介作品。

以藝術語言回應場地

大館為前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獄的中區警署建築群，而展覽入口處，伊姆霍夫即放上一個黑色的網柵鐵門，如此設計是否為了呼應帶有囚禁歷史意味的大館？她表示並非刻意為之，但建築的歷史帶來的影響確實體現在她選擇的創作手法中，「我的作品裏有一種禁錮和紀律的語言，嘗試把它放進芭蕾，這樣便能用身體的形式來表達。」她相信這是以更尊重的方式去處理這個地方的歷史。

伊姆霍夫把今次整個展覽當成舞台來布置，F倉展廳、一樓小展廳可見芭蕾排練室的儲物櫃、長椅，在F倉展廳和三樓展廳，則有舞蹈排練室、芭蕾把桿，還原芭蕾台前幕後的場景。她解釋如此場景的打造，是希望傳遞出一個等待、更衣、聚離的狀態，而觀眾則是可隨時進入其中的「參與者」，「觀眾也可以成為表演者」。

一樓展廳牆壁上懸掛大幅畫作，細細觀看，發現更像是一場行為藝術，藝術家用鑰匙刮花背板，形成一層層不同的波浪線條，用不同的線條速度和形狀去表達芭蕾舞者「移動的身體」這一常見主題，「刮痕」中彷彿看見舞者的身體動作。

展廳化身大舞台

展期內，舞者將於特定周末進駐三樓展廳，呈獻由伊姆霍夫構思的全新芭蕾舞劇精華選段。《天鵝社》隨着年輕女子阿瑪莉亞的腳步展開，阿瑪莉亞來自紀律嚴明的群體，邂逅打破陳規的「天鵝」後，她的原則被一步步瓦解。舞者在舞蹈之中，亦不時加入默劇的表演元素，讓整個故事的情感在細節處汩汩流出。在「天鵝社」，阿瑪莉亞遇到「天鵝」首領康妮從而汲取力量喚醒女性自主，伊姆霍夫認為講故事對於芭蕾舞來說非常重要，這次默劇部分則是借用了《天鵝湖》和《吉賽爾》敘事手法，去演繹和傳導情感給觀眾。

而整個三樓表演場地，亦是伊姆霍夫的一件大型藝術品。兩個展廳被打通，被藝術家改造之後宛如大型籃球場與舞蹈排練室，從而將整個展覽空間轉化為一座舞台，讓表演者與觀眾一同置身於同一個空間裏，藝術家將之解釋為創造出一種「介乎實踐自由與紀律約束之間的懸置狀態」。場中陣列喇叭沿路軌移動，在展廳播放伊姆霍夫的原創音樂，讓展覽空間被一下子激活。伊姆霍夫認為聲音亦是藝術品的重要部分，「聲音能從一個房間延伸至另一個房間，像沒有盡頭的雕塑」，演出期間，觀眾被允許在空間中走動，因為藝術家想讓觀眾在不同的位置上，去體驗聲音帶來的不同劇場效果。

今次展出，亦有伊姆霍夫將香港本地材料應用其中的藝術裝置作品，一個玻璃圍幕牆圍起來的空間中，存放着香港老電影菲林。伊姆霍夫說，這批菲林來自她3年前訪港時到過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廠，於是電影菲林便成為她作品的一部分，同時這些菲林卷還貼着電影名稱。伊姆霍夫說自己喜歡的香港電影是王家衛的作品《墮落天使》，而當中的影視技法也為今次她在《天鵝社》中的創作靈感提供了素材。

與舞團共同探索

約在2015年，芭蕾成為伊姆霍夫藝術創作的核心主題之一，她說自己總是想像芭蕾在不同場景下的呈現，2025年她首次將芭蕾放進《末日：希望之家》的演出，而今次《天鵝社》則是她與芭蕾舞者和舞團的共同探索。今次的演出由戴文·特希爾（Devin Tshiel）、麥可·德拉努埃斯、雷米·楊、托恩·羅巴赫、丹尼爾·森健、伊麗莎·道格拉斯，聯同汪慶欣、加藤凌、矢剛多及香港芭蕾舞團群舞員共同創作。音樂方面，則是委約作曲家雅各·麥登（Jacob Maiden）與伊姆霍夫合作編寫，並伴隨由維勒·海馬拉、盧克·休斯曼與列維·斯特拉瑟提供的預錄音樂創作，麥登將於現場演奏，斯特拉瑟亦將於芭蕾舞劇中穿插音樂演出。其中編排的電子聲景、人聲、鋼琴、鼓與吉他，也成為了此次展覽的聲景音軌。

大館藝術副總監及藝術主管田霏宇表示：「大館當代美術館非常榮幸能呈獻安妮·伊姆霍夫的亞洲首展。十多年來，伊姆霍夫的作品不斷挑戰觀眾以全新角度觀看與思考，鬆動觀看者與參與者之間的界線。『天鵝社』將帶領觀眾走進她的藝術世界，全身心投入於一位英雄的歷程。我們非常期待與香港公眾分享這場展覽。」而該展策展人郭瑛則指出：「『天鵝社』標誌着安妮·伊姆霍夫在藝術實踐上邁出重要一步。隨着深化與芭蕾的聯繫，她進一步擴展其以女性自主權為核心的獨特形體及敘事語言。」



●「安妮·伊姆霍夫：天鵝社」一樓主展廳，2026，現場實景。

「安妮·伊姆霍夫：天鵝社」

地點：大館賽馬會藝方

日期：即日至2027年1月3日

時間：上午11時至晚上7時
（星期二至星期日）

港芭改編演出時段：

2026年11月14日、15日、21日、22日、28日、29日

（下午2時30分至下午3時15分；下午3時45分至下午4時30分）


●安妮·伊姆霍夫《天鵝社》，2026。香港芭蕾舞團改編演出。

香港故宮與荷蘭國博首聯手
拓展全球合作版圖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香港故宮館）與荷蘭國家博物館（荷蘭國博）將於2027年首度攜手呈獻重量級荷蘭大師傑作特展，在港展出約百件珍品，值得大小朋友前去一看，走入具有荷蘭文化特色、時代風貌、生活特點的作品。沒有去過荷蘭，那畫作就乘飛機來到香港這座都市化與傳統化相結合的地方等你。

簽訂第20份合作協議

香港故宮館館長吳志華與荷蘭國博館長Taco Dibbits早前於10月21日在阿姆斯特丹正式簽署合作備忘錄，此項合作突顯香港故宮館作為聯繫全球文化的橋樑與跨文明對話平台的重要角色。在這些對話與合作中，藝術家與觀眾都會獲得別樣的體驗與經歷。這也是畫作走出國門的契機，而它們也可以環繞地球，進行旅行，帶着創作者的精神與體溫，來到異地，展示自己顏料的厚度與筆刷的層次。同時告訴訪客：「你好，我是某某某的畫，很高興認識你。」

此份與荷蘭國博簽署的合作備忘錄為香港故宮館與國際文化機構達成的第20份合作協議，標誌着香港故宮館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進一步擴展其全球合作網絡，擴大影響力，與全球更多博物館進行交流，共享文化與生活。有想像力的香港觀眾，或許也能聞到畫作沾染的荷蘭的風，觸碰到畫作背後的藝術家的靈魂，以及生活裏的細碎美好。

名畫《情書》將赴港首展

雙方首次聯合主辦的重量級展覽將展出數量可觀的17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頂尖巨作，展現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大師風采，包括維梅爾——荷蘭黃金時代代表性藝術家，其存世畫作僅約35幅。他最珍貴的作品之一《情書》將首度於香港展出，通過畫作敘說情書的內斂與感情的細膩；紙筆的溫度，只有書寫它的人才懂。「從前車馬很慢，書信很遠，一生只夠愛一人。」木心的《從前慢》，或許會被喜歡他與維梅爾的人憶起，抒情的風也會環繞着觀畫人。

除《情書》外，維梅爾還畫有《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倒牛奶的女僕》《士兵與微笑的少女》等，因此你若沒聽說過《情書》，或許也會被其他畫作的姓名喚醒有關這位藝術家的回憶；少女的美好與她們微紅的臉頰，都是生活日常的精妙的一部分。

展覽亦將呈獻大灣區歷來展出數量最多的林布蘭傑作，以及象徵全球貿易精髓且具故事性的歷史文物。展覽萃取自荷蘭國博的珍貴館藏，涵蓋約100件繪畫、船模、陶瓷、金工、紡織品、版畫及素描，並輔以多媒體裝置，展示歷史上荷蘭共和國與中國在藝術、貿易及外交方面的交流盛況，帶領當代人回溯從前。除展覽外，兩館亦將透過共同研究及教育項目，展開長期合作。

吳志華表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立足於世界文化交匯的國際大都會，致力推廣中國文化藝術，並透過多元展覽、學術研究及教育項目，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自2022年開幕以來，我們已與中國內地、亞洲其他國家、歐洲及全球20間世界級機構建立合作夥伴關係。這些重要合作讓我們得以將世界頂尖藝術珍寶與中國文化瑰寶展開對話，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博士與荷蘭國家博物館館長Taco Dibbits在荷蘭國家博物館藏約翰內斯·維梅爾《情書》前合照。
攝影：Isabell Janssen

Taco Dibbits表示：「我們樂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與荷蘭國家博物館展開此次文化交流。博物館將帶來荷蘭藝術大師的傑作，讓香港觀眾能藉此領略荷蘭的歷史底蘊，意義非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